

А.И. СОЛЖЕНИЦЫН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 一天

[俄罗斯] 亚·索尔仁尼琴 著
斯人 郭家申 凌建侯 白春仁 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7512.45
338
-6

А.И. СОЛЖЕНИЦЫН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 一天

[俄罗斯] 亚·索尔仁尼琴 著
斯人 郭家申 凌建深 白春仁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中短篇小说集/(俄罗斯)索尔仁尼琴著;斯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8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ISBN 7-80567-962-2

I. 伊… II. ①索… ②斯…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7805 号

Copyright © 1978 by Alexandr Solzhenitsy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 书 名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索尔仁尼琴中短篇小说集
- 作 者 [俄罗斯]索尔仁尼琴
- 译 者 斯 人 郭家申 凌建侯 白春仁
- 责任编辑 张 遇
- 原文出版 《Новый Мир》,1962年11月号
-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 W W W http://www.yilin.com
-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 印 刷 建湖印刷厂
-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 印 张 10.5
- 插 页 4
- 字 数 240千
- 版 次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 印 数 1—5000册
- 书 号 ISBN 7-80567-962-2/I·599
- 定 价 (软精装)1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孤独的灵魂

(代序)

严永兴

索尔仁尼琴是文化名人,但是,他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他很孤独。

在列宁的苏维埃俄国诞生后一年出生的索尔仁尼琴,还在娘胎里便失怙,母亲为他终身未再嫁。因此,他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单亲家庭和独生子女。他与年轻的守寡母亲相依为命,在外省小城孤寂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大学毕业,新婚燕尔,却遇战争爆发。索尔仁尼琴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前线,反抗法西斯的暴力和奴役。但谁料战争临近结束,他却在异国他乡的东普鲁士前线被捕,为的是一封写给友人的信。此时,他老母已故,孤零零一人,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娇妻,走进了一个叫做“劳改营”的地方。

斯大林的劳改营和战时遍布欧洲的希特勒的集中营,在俄语里本是一个词,都叫“拉格里”(音译),为何在中文里被译成了两种意思,不得而知。但战后,希特勒的集中营屡屡被媒体曝光,令世人震惊,那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人类的屠场。而遍布苏联的劳改营,战前早就存在,战后依旧,但由于严格的保密和新闻检查措施,除了关押其内的千百万囚犯,凭谁也无法一窥其庐山真面目。

索尔仁尼琴作战勇敢,两次立功,被捕前已擢升为大尉,如今却突然以罪犯的身份进了与世隔绝的劳改营,刑期八年,刑满后又流放哈萨克斯坦三年。根据所犯罪行:“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

反苏组织”，索尔仁尼琴是够枪毙资格的，只判八年，足见专政机关宅心宽厚，仁慈过人。但对饱受人生冷暖、性格孤寂傲然的索尔仁尼琴来说，这却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无法忍受的集中营劳役生活，使他得以磨炼筋骨和意志，去体味生命的原始意味；难言的孤独，使他得以彻底洗去人生的浮华和虚荣，去寻找生命的真正意义。数学物理系毕业的大学生，决心拿起笔，当个作家，向这个缺乏人道、公正、信义和宽容的社会宣战。

他拿理性当笔，由思想为他磨墨，一篇篇诗歌、小说、剧作在他灵魂深处寂然无声地酝酿、修改、推敲，十几年用心思索，写作。待到不惑之年，他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炼狱后的再生。迟早，他总会突然冒出一部大作，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他需要的只是时机。

一九五六年的苏共二十大，他没有赶上，政治上和文学上的“解冻”气候来得太快，太突然，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还需要等待。

一九六〇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敏锐地感觉到，他浮出水面的时候到了。于是，第二年他将自己的第一部书稿《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大大方方通过邮局寄往莫斯科，寄给《新世界》杂志的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自然并非等闲之辈，他不但看出这部作品的分量，而且预感到俄罗斯又诞生了一位大作家。后来，作品在杂志上发表时，他为小说写了个《代序》，声称“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

即使如此，当时的诗人也不敢贸然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索氏的作品，而且深知，除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无人能够批准这部作品的公开问世。

终于，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上公开发表，震动国内外。刚出版

的《新世界》立刻被抢购一空，一直增印了八十万册，仍告罄。各种报刊抢登名家的文章，盛赞索尔仁尼琴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和他的作品。

应该说，如若抛开政治因素和偏见，对索氏和他的这部中篇，怎么评价也不为过。自古以来有谁写过集中营题材的作品？在苏联，斯大林执政的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劳改营人们除了噤若寒蝉，绝对服从，谁还敢说个不字？数十年来，遍布极北和边缘地带的劳改营里，关押过多少无辜的囚犯，其中不乏文化人士、知识分子、诗人和作家，但有谁尝试过凭着作家的良心写一部揭露它的作品？有那份心恐怕亦没那份胆！即便有了那份勇气和胆识，也不好写，倘若写得枯燥乏味，一通乱骂，满纸脏话、呻吟、血腥，惨不忍睹，一片黑暗，谁敢将它登出来？唯有索尔仁尼琴做到了。

人们常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那些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文人墨客。《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索尔仁尼琴的头脑里酝酿、浸淫了何止十年，腹稿在他肚内亦不知打了多少遍。最后，他将自己八年劳改营的经历浓缩在一个俄罗斯最普通最平凡的农民伊凡·杰尼索维奇身上，浓缩在这个纯朴、善良、热心肠，又有点狡黠的主人公在劳改营度过的最普通不过的一天上。用如今时下时髦的话说，这叫“创意”，这叫“定位”，而如此高明且匪夷所思的构思，非大手笔莫属！

在我所读过的索氏的作品中，包括他晚年创作的《红色车轮》系列中的三部历史长篇，我认为，《一天》写得最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因为从《一天》起，就预示着他的作品无法解脱地要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作品的最大特点，其实也是他创作上的明显不足。他的作品后来一部又一部地在苏联被封杀，又在西方被接受，首先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而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性和文学性。

《一天》中,没有他后来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咄咄逼人的霸气和意识形态上的强词,有的是淡泊静定中的大气,既不需要察言观色、字斟句酌,亦无须声嘶力竭、大声批判,有的是洗刷了积郁后的冷静和停止偏激后的从容。磨去嶙峋的棱角,收住尖利的言辞,让苦涩郁伤中带有幽默,毫不声张中显出厚重。结果,一个农夫走进了小说:他保家卫国去打仗,却稀里糊涂当了俘虏,突出重围,又成了“间谍”,稀里糊涂判刑十年,送进了劳改营。于是,一个普通劳改犯的一天开始了:五点起床。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冰冷的稀汤。一日三餐,二十分钟,三份稀汤,犯人就为这一瞬间活着。此外,便是出工,苦役,搜身,蹲禁闭,受刑罚,挨冻受饿,疲惫不堪,失去自由……

这就是《一天》所蕴含的道德,就是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时所提及的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试想,索氏只在作品中描写了劳改营中普通的一天,已经让读者感到苦不堪言,毛骨悚然,可伊凡·杰尼索维奇得在劳改营里呆上十年,整整三千六百五十天!如果真犯了法,被判有罪,该杀该毙,罪有应得。可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受缙继之苦,这比起杀头似乎是很仁厚的刑罚,否则,脑袋掉了,即使是冤假错案,想平反也不可能了。但实际上对冤屈者来说,这三千六百五十天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人苟活着,世上的种种不幸都要一点点的用肉体 and 心灵去消受,这是何等的痛苦和残忍!

没有蹲过监狱,没有受过劳改营炼狱煎熬的人,想必是写不出如此深刻的作品的。当然,戏说之类的大作该另说,东拼拼,西凑凑,亦蛮风光,但那是进不得文学的神圣殿堂的。

索氏《一天》中的主人公是个乐天派,一天下来挺顺当,没有得病,没有派到最苦的活,没有蹲禁闭,中午还多喝了一碗稀汤,挺幸福,闭上眼便睡着了。这与作者进劳改营后的紧张、痛苦和孤寂,

与他从长吁短叹无法适应,到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撞击开始偷偷地写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和追求。索尔仁尼琴隐去自己,而有意塑造了一个农夫伊凡,是他的高明之处,亦是他的小聪明使然。因为他写东西是为了让它发表,而不是烂在肚子里。果然,当他听说第一书记的文化顾问列别杰夫为赫鲁晓夫朗读《一天》,后者时而大笑,时而啧啧时,立刻意识到他成功了。赫鲁晓夫接见了,搂着他的肩膀表扬他。不用他本人申请,他成了苏联作协会员。特瓦尔多夫斯基高兴之余,又要发表他的作品,可是东挑西挑只挑中了三篇短篇小说,刊登在《新世界》杂志一九六三年的第一期和第七期上。这就是译林出版社此次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郭家申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白春仁教授翻译的《克雷切托夫卡车站纪事》、《玛特辽娜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

第一篇的素材是他年轻时参加卫国战争,在一个车站转运站的见闻,让他刻骨铭心,无法忘怀。直至他自己也进了劳改营,他才明白,该谴责的并非主人公佐托夫的行为,而是令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缺乏亲情的社会机制。

《玛特辽娜家》,其实是索尔仁尼琴服满八年刑后,又以流放犯的身份来到流放地,在那里当教员并租住在一个女房东家的经历。谁能想到,集体农庄里还会生活着像玛特辽娜那样一贫如洗,家里除了猫、老鼠、蟑螂,别无长物的农妇。除了贫穷,老太太却继承了俄罗斯妇女的传统品德:善良、勤劳、与世无争和逆来顺受。关于《为了事业的利益》,据索氏本人说,那是为了让年轻人明白确立信仰的重要性。有人说,那是指共产主义信仰。因查无据,我在此不敢妄加评论和猜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三部短篇和一部中篇都是索尔仁尼琴出色的文学作品,它们继承俄罗斯优秀的文学传统,关注小人物的生存和命运,具有深沉的道德力量和强烈的

社会批判意识。

一时间，索尔仁尼琴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不过好景不长，一九六四年他的恩公赫鲁晓夫下台，他也从众星捧月变成成为众矢之的。有人说，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导致了赫鲁晓夫的下台，这里似乎有点儿逻辑上的混乱。很明显，赫氏的下台是苏共党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古往今来，还没有听说过知识分子有那么大的能耐，一部作品能让一个帝王、一位总统离开宝座的。就连闹得沸沸扬扬的克林顿弹劾案，表面上是由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实质上亦是两党之争。

捧杀也好，封杀也罢，在冷战时代的那个特定时期，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实际上是被利用了，前者将他用作了投枪，后者将他当做了箭靶。其实，文学本不应该承载那么多的责任、职责和功能。

不过，这次索尔仁尼琴没有再度成为阶下囚，毕竟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东普鲁士被捕的毛头小伙和下级军官。一九六八年，苏联作协刚决定开除其会籍，便引得世界众多文化名人如萨特、阿瑟·米勒、迪伦马特、伯尔等纷纷提出抗议。一九七〇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过了两年，他被驱逐出境，开始了他漫长的流亡生涯。

当年，赫鲁晓夫批准出版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只能算是索氏的牛刀小试，自从遭封杀后，他在国外发表的一部部作品，才是他的“重磅炸弹”。无论是《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还是他打算写二十卷的《红色车轮》系列的前三部作品，都加强了政论的成份，他不但是个大作家，似乎更像一个思想家、政论家，灵魂的孤独和内心的矛盾，使他回到宗法制的俄国，回到宗教，去寻找医治现代文明痼疾的灵丹妙方。他认为整个世界有如一座癌症楼，充满暴力、战争、革命、罪恶和黑暗，而医治世界这颗毒瘤的有效方子，并非西方的技术革命，也非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而

是宗教。这多么像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的哲人贤达，而面对二十世纪下半叶飞速发展的世界，这想法显得多么陈旧、老套而不切实际！但这就是索尔仁尼琴！

当苏联解体，当年播扬过、轰传过他的人，贬损过、糟践过他的人，都弹冠相庆，兴高采烈，称他为“先知”和“预言家”的时候，他在异国他乡佛蒙达的小屋里，摇头叹息，因为他至今还保留着苏联国籍。他甚至写文章，骂叶利钦，说他搞“伪民主”。同时，他亦反对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扩张。

一九九四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拖着七十六岁老人疲惫的身躯，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落叶归根，回到他离别整整二十年的俄罗斯故土，孤居在远离尘嚣的莫斯科郊外自己盖的住所里。他依旧孤独，除了陪伴他的妻子，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在打得头破血流、四分五裂的俄罗斯知识界、文化界，甚至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他不属于任何派别，他就是索尔仁尼琴，独立一族，独一无二，独步文坛！

索尔仁尼琴的时代已经过去，像一九九〇年那样，他的作品回归故里，各大杂志社纷纷抢登他的作品，掀起一股“索尔仁尼琴热”，《新世界》杂志的订数猛增至两百六十六万册那样热闹的局面，已属明日黄花。如今的俄罗斯文坛，最畅销的是达什科娃、马利尼娜和波利亚科娃三位红极一时的女作家的侦探小说，或是像楚科夫斯卡娅和爱玛·格尔什泰因这样老作家的回忆录。

一九九八年岁末，索尔仁尼琴度过了他的八十华诞。很长时间没有出书的索氏，这一年竟然有两部新著问世：揭露俄罗斯现实的《崩塌中的俄罗斯》和叙述他二十年流亡生涯的回忆录《落在两扇磨石中的一粒谷子》，但风光不再。倒是叶利钦总统不记前嫌，签署命令，授予他安德烈勋章，给八旬老人的生日增光添彩，谁料索尔仁尼琴一点儿也不买账，竟然直言拒绝。据说拒绝的理由是

俄罗斯还有许多人在挨饿和领不到工资。也许索尔仁尼琴关过集中营,感受过挨饿的滋味,他才写得出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样揪人的作品,四十年后他才会因有人挨饿而拒绝勋章。

古人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八十九十曰耄”。索尔仁尼琴是老了,也许,他再也无法实现他《红色车轮》的宏伟计划,也许对他本人及其作品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也许他最终将在孤独中了此余生。但是,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中,必将留下他的名字。因为他在流放的苦难中,用屈辱之身和孤独的灵魂点燃了文明的火种。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经受各种苦难,但绝不能赞美苦难;我们可以经受各种迫害,但绝不能肯定迫害。

目 录

孤独的灵魂(代序).....	严永兴(1)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1)
玛特辽娜家.....	(161)
克雷切托夫卡车站纪事.....	(205)
为了事业的利益.....	(271)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斯 人 译



目 次

代序..... 特瓦尔朵夫斯基(5)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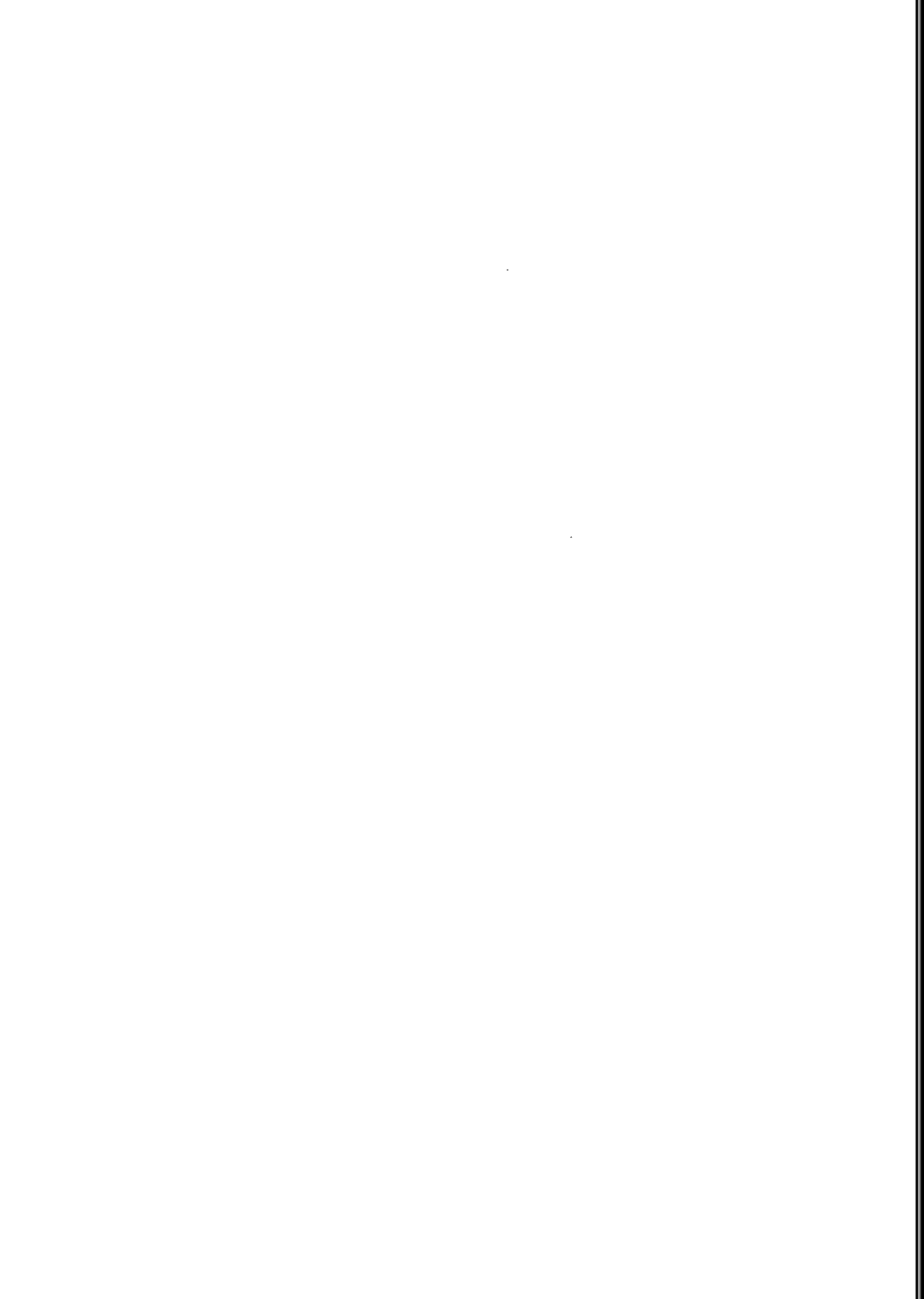
附 录

为了未来而写过去 康·西蒙诺夫(138)

为了使这永远不再重演 格·巴克兰诺夫(142)

为了真理,为了生活..... 弗·叶尔米洛夫(148)

人活着 阿·迪姆希茨(153)



代 序^①

特瓦尔朵夫斯基

亚·索尔仁尼琴这部作品的基本素材,在苏联文学中是非同寻常的。这部作品具有同我们发展中已经为党揭露和摒弃的个人迷信时期有联系的那些病态现象的痕迹,这些现象在时间上虽然距离我们还不算远,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然而过去,无论它是怎样,对现在来说却永远不是无所谓的。全面而坚决地同使过去蒙上阴影的一切东西决裂,其保证就在于真实而勇敢地彻底认清它的后果。尼·谢·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大家都忘不了的总结发言中,正是谈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责任是仔细地和全面地查明同滥用权力有关的这一类案件。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会死去,我们都有一死,然而我们只要还在工作,我们就能够而且应该查明许多事情,并且把真相告诉党和人民……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这类现象永远不再重演。”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作品不是回忆录性质的文献,也不是作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记录和回忆,虽然只有亲身的经历才能使这种叙述具有如此可信和真实的性质。这是一部艺术作品,也正是由于艺术家对这一素材加以阐明的结果,它才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见证,成为艺术性的文献,而在此以前,用艺术来处理这种“特殊材料”一直是不大可能的。

① 本文及附录均系原版本所有,为保存历史原貌而收录。——编者